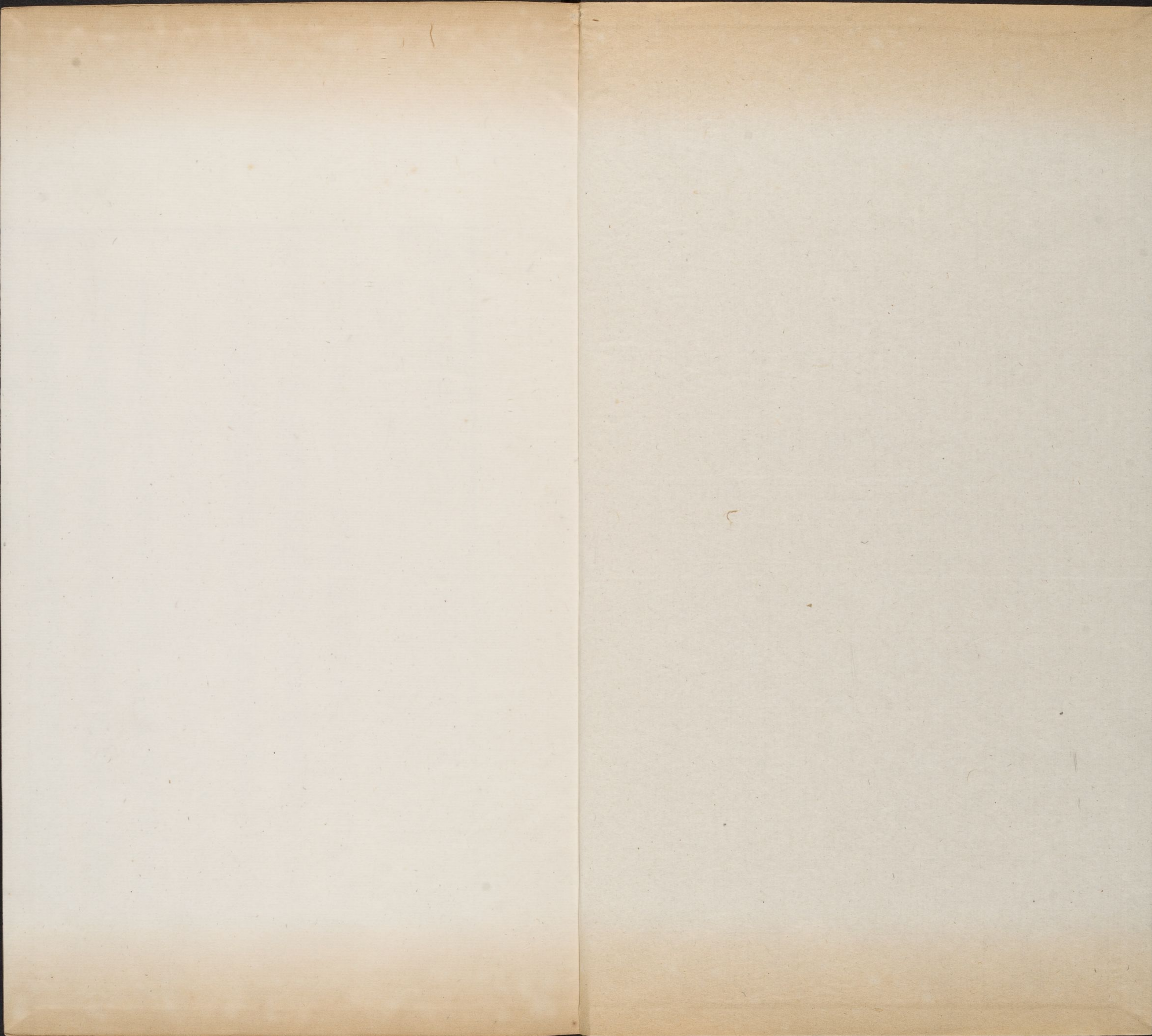


T710

~~12616~~
136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昭公

己未年春王正月凡夏齊慶雲東升秋七月季子

意如叔仲孫穀帥師伐齊戊子晉侯處卒九月

月叔孫穀如齊與晉平公會于平有三月甲子宋公成

卒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神龜曰水子產

曰此星也子產將死介葛盧在頭項之處受天

龜之言其言甚奇其言曰吾欲言而不得言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昭公

己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東亞部
印

結穴在陳氏始大只
一惠字神氣早已注
緊無頭重之病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
是乎出。吾是以譏之。落齊惠樂高氏皆者酒。信內
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
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
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
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
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
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

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
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鈔率。吉。請
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
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小泊高彊來奔。陳鮑
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
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
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
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
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

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流露本意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宮闈皆有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

寫子皮服善則此段是
主合通章又成波瀾

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如開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其是之謂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

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無信多比葬

私見端又有寵。

庚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

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

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祿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

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

大亦源新之三意
所天古所好手
之之建隨既身所
之之建隨既身所

天道起垂戒深切然
以王室懿親見滅靈
荆天子方伯袖手聽
天亦寓傷之之意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
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
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
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
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唯蔡于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
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
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

迴波

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
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
斃之。何故不克。然臍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
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
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
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
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
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
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斲之。是以

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禳祥。修好禮也。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蕩氏之筮。反自禳祥。宿于蕩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己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

大意盡賦

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禴。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

大意虛頓
暢發

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九
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
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
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
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
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
卑乎。殆其失國。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犬子
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
乎。王必悔之。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

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
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
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
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
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
蕭亳。實殺子游。齊渠邱。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
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
所知也。

大城實有害於國可
無擇人乎策繫上文

辛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
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
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
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
鮮虞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

大亦見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

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主後則既如是

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

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

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

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

君子謂子產于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

不答賦昭子曰必亡懸勢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齊侯衛侯鄭

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

師諸侯而復以中卜中
怯也詞氣復驕此為
才弱志剛是以未齊
侯之弱也

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
子懋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
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
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
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
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
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
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
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佻趨進曰。
弱晉意收足

日盱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若
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
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
鄭簡公。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
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周原伯
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
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
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
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鮪。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
正位

權臣當國而讒為輕
躁之夫多假公濟私
傳反復切戒不以亂
易亂之義也然三桓
之不為齊之田晉之
三族亦以此故筆墨
外微寓惜之意

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
忌老陽子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
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
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
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
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
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
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媿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
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

合四十年事為一篇則
此段小泊鄉人之波結
處小泊十三年叔弓敗
馬至將馬入兵波頓
費人叛南氏小泊司
徒老祈慮發波奔齊
結穴

曰媿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
仲子故叔仲小南蒯絕不從公起見公子懋謀季氏懋告公而遂
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
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
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
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蓄下接有人
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
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
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

消叔仲小一案蒯共事者三人慙奔齊僅一叔仲小又為昭子大度列朝班党類空矣不敗何待

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

寫侈汰到盡處

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楚師以出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

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開波潤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

又不說出詩來作態妙

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前後風馬中不相及奇絕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只似開談妙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壬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

靈亡平得秦

子干為弃疾開魯得禍案以封蔡為名依陳蔡人以國二國之威最可傷楚憐懷之亡秦必楚人心也

陰謀素定 蒙便起 觀從為子干朝吳為蔡 公同床各夢寫來并

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犢。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

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

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得正僕人殺犬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剿。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下文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

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鄆。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

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帶補槃

棄疾即位是後一層頓挫見坐定有國卜曰一段迴波言以靈相較不如初共王一段又起迴波言五子相較俱不如比之涉五難以弑舊君

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槃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槃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豕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

何為乎華叔向語只似
接轉二子皆自殺焉

比涉五難以弑舊君為
弃疾怒蒙受惡而不
保其身愚矣故詳之
以垂戒若靈與平之
興亡不假言矣故不以
之為主

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
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
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
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
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
同好。華亦矯明快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
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
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

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覺
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
謂無德。王虐而不忌。簡妙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
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
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五難外尚不如弃疾處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
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

不及其本而以兵威之
病在腹心乃區區從事
於肢休其廖者寡矣

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于國。有奧主。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叔向救敗一波

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結意俱胎
 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痛石腹心所謂不堪晉求也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
 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
 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
 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
 將及矣。橫掃一波如聞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
 未退而禁之。此段將晉人情法變和盤託出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
 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
 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
 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
 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
 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
 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于好講禮于等示威

疾在腹心

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反動子產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

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反動子產聽命。甲戌。同盟于平邱。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

叔向救敗三波

寫子產之敏引動爭承

兼寫大合諸侯超過一步法知晉之無能為也

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又視爭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

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

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亦為用無極反勢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

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共誘之大夫若為

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

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

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

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

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

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

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
 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
 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
 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癸酉。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不夏。
 四月。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不冬。莒殺
 其公子意恢。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
 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

三子乘

公欲

公欲

公欲

公欲

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

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

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

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

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

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

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

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

國之兵于宗邱。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

公欲

從簡兵提出撫民未從
息民落到用師板實處
俱成頓挫波瀾

郊公雖無道然二臣以私
惡逐之可乎如此寫來
又加郊公奔齊一筆齊
隱党白使人駭殺有賂
田三字夾之飛動

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
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
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禮也。秋八月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
欲立著邱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
于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
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
之。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
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

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勲。冬十二月蒲
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
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晉邾侯與
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
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
魚蔽罪邾侯邾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
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
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邾侯專殺其
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

兄弟之親先作不足之辭然後發足以消彌之見此氣不可輕用其意深矣

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邾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正位可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邾侯之獄，言其貪也。收足以上懸勢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奔

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極難處分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一起扶破本心便與一結神氣相闡妙妙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

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妙使前後精神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

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更奇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亦況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

春秋左傳卷之三

以喪賓晏又求彝器

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
戴鞮歸。冬，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十二月，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
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
無有，何也？亦見晉無人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
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
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
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
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

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
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秬鬯，彤
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
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
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
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
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
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
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

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以夏為樂一機相授身甫沒而亂起矣讀此見古人經濟正大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

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

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以上寫憂樂不終意已完嫌有能備先王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

由喪也。之與一樂故與銷却以是上意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

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

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

焉用之。

乙亥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

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

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

徐子及郟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

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

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

齊楚合傳後只就齊
發慨淺一層法最有
味

始而笑既而辭至終喜
而私覲一為眼目

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
肄其是之謂乎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
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
于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
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
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
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
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
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

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
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諸侯國人所
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
軍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
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
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
子有環其入正文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
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
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

寫子產見重鄰封却
先將一可笑事撥開
銷弭滲漏最有頓
挫最踞勝勢

回疏何以給之局法高頓
所以弗與意先向太叔子
羽說透以後折韓子處
只須數語了却得體亦

得勢又從商人一波落
下筆陣離奇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昭公
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

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旣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

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對面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齏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自謙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

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自閑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

仍收轉拒請玉事賦詩
贈荅化成波瀾

又為後此提綱

乎。平子小作波子服回之言猶位收轉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可悟回天之道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丙子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郟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此段只似虛籠到弗從方見異志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芻，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
 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郟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
 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
 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
 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
 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
 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

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
 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
 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
 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仲尼聞之，見于郟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晉侯使屠蒯如周，請
 有事于雒，與三塗。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
 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

乃警戒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
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
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
周大獲。宣子落上化為波瀾補前一層通局俱有此意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
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于火。
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
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
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

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
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
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
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邱。其星為大水。水火之
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
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
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瓘。玉瓚。鄭必
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
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

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丁丑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郟。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一折妙觀子產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仁哉然百世中及此非凝定不能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

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只以禮子寬一段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燠。只似迴顧晉公子一段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宜其不復為也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六月，邠人藉稻。邾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

結清前所記王室如許
事開後此大辭

盡俘以歸。鄆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
鄆夫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
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
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
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
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
將落。原氏其亡乎？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
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
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

波

哀音不可誣

想不得

多○少○曲○折

精

足○周○辭

原

禮字提綱起

作擒筆者

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

除。乃毀于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

鍊作頓性

仁

小泊

迴顧開波瀾

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
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

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

知

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

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

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

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

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存正位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正位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國不可小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

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戊寅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邾。
言出魯臣幸之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有不終之理。在內在本章為反勢使犬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

委之大邑則讒搆易售
妙從國家大計深謀遠
慮而出

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邾夫
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
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病起非戡也夏。許悼公瘡。五月。戊
辰。飲犬子止之藥。卒。犬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
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職此故耳邾人郟人徐人
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
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
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犬子焉。以通北方。
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犬子建居于

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抱一筆妙而秋。齊高發帥
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民無效死之者下舉一事見意初。莒有婦人。莒
子殺其夫。己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鄆。紡焉以度而
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
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
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是
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
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
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

此處有非音大天四定
對其書是以裏故不

理不甚足。只以寡君不
詎知跌出非晉大夫所宜
專制使他開口不得

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
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
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
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
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
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
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
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
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

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
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
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
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
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于內。而
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
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
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禳焉。子產弗許。曰。
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

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室，室也。吾，我。龍，龍也。求，求也。乃，止也。令尹，令尹也。子瑕，子瑕也。言，言也。蹶，蹶也。由于，由于也。楚子，楚子也。彼，彼也。何，何也。罪，罪也。諺，諺也。所謂，所謂也。室于怒，室于怒也。市于色，市于色也。者，者也。楚之謂矣，楚之謂矣也。舍前之忿，舍前之忿也。可也，可也也。乃，乃也。歸，歸也。蹶由，蹶由也。

